

# 参与和行动:来自社会组织防治艾滋病的人类学研究

## ——以L市的一个MSM组织为例

张 宁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摘要:**“政府组织领导、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中国特色防艾工作机制中,作为民间草根性防艾社会组织的边缘/特定人群可及性的独特作用已显现出积极性。文章基于对L市的社会组织之MSM组织——“牵手工作组”在参与防治艾滋病实践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描述和分析MSM组织内部的结构功能以及如何运用组织资本参与防治艾滋病行动。

**关键词:**行为干预;男男性接触者组织;艾滋病;参与;行动

中图分类号: R-0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479(2014)04-289-010

doi: 10.7655/NYDXBSS20140408

###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先以两则新闻消息作为开始,一则是“30日下午(2011年5月),羊城晚报记者通过电邮采访了国际组织“全球基金”媒体关系组负责人安德鲁·赫斯特,他首度透露了冻结上亿美元对华抗艾援助的原因。赫斯特透露,中国没有遵守之前与他们达成的协议,没有将援助资金中20%的金额分配给社区性的社会组织。”<sup>[1]</sup>另一则是“中国全球基金项目国家协调委员会(CCM)主席、卫生部国际合作司司长任明辉6月1日(2011年)表示,我国将加强全球基金项目督查和管理,CCM与全球基金秘书处对未来社会组织经费分配比例也已达成一致。”<sup>[2]</sup>新闻吸引人们眼球的地方聚焦在全球基金对中国抗艾项目支持资金的冻结和解冻,这次事件的争论核心又集中在中国社会组织参与防艾问题上。此外,陈竺部长5月30日(2011年)下午专门召开中国社会组织抗艾座谈会<sup>[3]</sup>,邀请部分在京社会组织代表就社会组织如何参与防艾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日前,卫生部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加强我国全球基金项目的管理工作。卫生部部长陈竺在会上要求,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疾控机构要将全球基金项目的自查和整改作为当前的重要工作抓紧抓好,要建立严格

的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将项目工作纳入绩效考核内容,并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相关疾病防治工作。”<sup>[4]</sup>

以上所述,反映出国际组织和我国均对社会组织在防治艾滋病(AIDS)领域所发挥出的独特作用表示高度重视,虽然二者在对“社会组织”内涵外延的理解有所出入,但对以社区为基础成长起来的具有草根性的社会组织认可度是一致的。本文所关注的社会组织主要集中在一个草根性的男男同性恋人群(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MSM)组织——“牵手”工作组,“牵手”工作组的成长主要依靠当地疾控部门技术指导及全球基金抗艾项目和国家艾滋病防治社会动员项目的资金支持作为组织日常运行的基础条件。“牵手”工作组通过在当地男同圈中的行为干预行动,现已成为L市参与防艾社会组织中重要代表性的社会组织,而“牵手”工作组的防艾行为干预努力也在L市男同圈内得到认可并显现出成效。

男男同性恋者在艾滋病病毒(HIV)传播人群中,特别是在近些年呈快速上升趋势,已成为防艾的重点人群。据《2011年中国艾滋病疫情估计》显示,“2011年估计的78万HIV感染者中经性传播达到了63.9%,比2009年的59.0%增加了4.9个百分点,其中同性传播由2009年的14.7%上升为2011年的

收稿日期:2014-06-23

**作者简介:**张宁(1982-),男,江苏溧阳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兰州大学法学博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民族社会学、医学人类学、组织社会学。

17.4%。历年报告病例中经同性和异性传播的构成比均呈逐年上升趋势,经性途径传播所占比例从2006年的33.1%上升到2011年1~9月的75.2%,其中同性传播由2006年的2.5%上升为2011年1~9月的13.0%。艾滋病监测资料显示,艾滋病流行的危险因素仍然广泛存在,有87%的男男性行为者最近6个月与多个同性性伴发生性行为,只有44%的男男性行为者在肛交时坚持使用安全套。在当年报告职业为学生的HIV感染者和AIDS患者中,20~24岁年龄组所占比例从2006年的20.3%上升至2011年1~9月的49.0%。同时,感染HIV的学生中,经同性传播所占比例从2006年的8.0%上升为2011年1~9月的55.5%。”男男性行为者的高风险行为以及男同性恋者所具有的独特人群文化,是需要防艾工作中予以特别关注的。本文选择对一个成长于男同圈中的MSM组织的观察和分析,拟呈现出MSM组织的内部结构和功能以及组织资本在防艾中的作用。目的是通过“牵手”工作组的个案分析,试图了解一定地域范围的MSM组织在防艾行动中的现状,从而有利于从“文化敏感性”和“文化免疫力”等方面着手思考对一些重点人群、高风险人群防艾工作的出发点和切入点。

## 二、相关研究背景介绍

本次研究针对L市男男性接触人群及MSM组织所开展的行为干预行动现状,最终选定“牵手”工作组作为研究观察对象,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第一,该组织所进行的“黑房子干预”<sup>[5]</sup>作为第五轮全球基金艾滋病小额申请项目,其干预经验在全国进行了交流,同时得到国家项目办领导的好评并将“黑房子干预”作为典型模式向全国MSM组织推广;第二,该组织负责人是一位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男同性恋者,他在L市男同圈子里具有一定影响力,对男男性接触人群预防艾滋病工作非常热心并且长期参与第一线的行为干预行动;第三,“牵手”工作组所在的场所因其地理位置处于L市较为繁华的核心地带,场所集洗浴、酒吧、会所等功能为一体,是L市男同性恋者最为重要的聚集地点之一。

田野调查周期分别为2010年7~9月,2011年1月和7~8月3个时间段进行,调查方法主要以民族学结构式访谈、半结构式访谈、参与观察方法、文献法为主,辅以社会学调查问卷方法。为了更广泛地了解 and 掌握MSM组织参与防治艾滋病的相关背景情况和资料,笔者还走访了甘肃省卫生厅疾控处、

兰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甘肃省疾控中心(甘肃省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管理办公室)、甘肃省性艾防治协会、L市疾控中心(L市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管理办公室)、L市性艾防治协会等部门。此外,还通过中国知网、维普、万方等知名国内文献数据库对MSM组织参与防治艾滋病相关主题或关键词进行文献检索。

“牵手”工作组作为L市6个专门从事对MSM人群进行行为干预的社会组织之一,承担在其场所内所有MSM人群的预防艾滋病行为干预行动以及配合L市1608综合服务站和其他MSM组织的部分行为干预行动。

本研究在“牵手”工作组田野调查时,收集到的工作组简介及场所简介如下:

“牵手”工作组成立于2006年8月。“牵手”名称的由来:工作组成立初起经过工作组成员的商量和精心考虑,起名为“牵手”,其意义是大家团结起来,相互帮助,共同预防艾滋病。“牵手”工作组的宗旨是:为同性男朋友提供性病、艾滋病的咨询和检测、性心理咨询、情感交流等服务。工作组成员:ZL、KH、WZL、LJ、HL<sup>①</sup>。成员负责人是ZL同志,成立工作组以来尽职尽责,率先在花园洗浴中心开展艾滋病预防和宣传活动。工作情况:工作组成员已经协助1608综合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在花园洗浴中心(开业于2006年8月,面积近600平方米,地处L市区繁华地段)对L市内一些同性朋友进行咨询、宣传和免费检测等服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使广大同性朋友受益;接着,工作组进一步在其他同性朋友活动场所开展防治疾病的宣教和预防工作,组织同性朋友们开展一些趣味性强、知识性强的游戏活动,让大家在欢乐、愉快、融洽的气氛里学习到了有关预防艾滋病的知识,使广大朋友受益。

2008年初,ZL同志在西安参加了关爱小组的工作会议,吸取了兄弟省份的宝贵经验和知识,让“牵手”受益匪浅。ZL同志从西安回来后,积极应用学到的经验,立即在花园洗浴中心开展了一场男性朋友大型演出活动,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了解到有关艾滋病的知识,同时,许多在场朋友自愿来到工作人员面前咨询和检测,帮助效果非常好。随后不久,ZL同志又参加了在大连召开的工作组会议,再一次取得了宝贵的经验,使“牵手”工作组在L市圈内的影响大大提高。工作组成员KH也参加了北京工作组关于1608电话服务热线的培训知识,使小组更加完善。“牵手”工作组在L市男男圈内已有了一定的

①遵照学术规范,对人名进行了学术处理。

影响力,为男男朋友提供了一个健康安全的交流平台,并开通了24小时服务热线。此外,ZL同志向全球基金项目办申请了小额资金的支持,得到了良好的回应。工作组成员正在努力向更多的场所拓展工作,完成下达的任务,使得更多的男男朋友到有关预防艾滋病的正确知识,让他们的生命得到关怀与保障。

### 三、“牵手”工作组参与艾滋病行为 干预实践的田野调查

“牵手”工作组参与对MSM人群的防治艾滋病行为干预行动缘于参加了L市第五轮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L市作为全国男男性接触人群试点行为干预城市之一,推动了有关卫生、疾控部门必须要在本地区寻找男男性接触人群并进而在该人群中进行防治艾滋病的行为干预行动。为此,L市第五轮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办在项目资金的支持下成立一个专门从事对高风险性行为进行行为干预和免费进行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VCT)的非政府机构——1608综合服务站。1608综合服务站成立之初,就先对全市男同性恋活动场所、活动规律进行了详尽的摸底调查,通过与男同性恋圈子中的一些“知情人”取得联系并交流后,探索性地在若干个男同性恋活动场所小范围开展防治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工作,同时积极与这些男同性恋活动场所负责人沟通,利用场所组建MSM组织(工作组)来常态化、固定化地对场所内男男性接触人群进行行为干预,“牵手”工作组就是这其中的一个专门从事对男男性接触人群进行行为干预的MSM组织。

“牵手”工作组于2006年8月成立,组织负责人兼核心同伴教育员ZL(花园洗浴中心老板,1968年生,L市人,有多年在L市从事酒吧、娱乐、餐饮等行业的经验,本人承认自己是一名男同性恋但没有“出柜”<sup>[6]</sup>,在L市男同圈内颇有一定影响力),组织内共有包括负责人在内的5位核心同伴教育员,其余4位为:KH(花园洗浴中心核心员工,1970年生,L市人,承认自己是男同性恋但没有“出柜”,常年在L市的娱乐、餐饮行业工作)、WZL(花园洗浴中心员工,1973年生,白银市人,承认自己是男同性恋但没有“出柜”)、LJ(花园洗浴中心员工,1972年生,L市人,承认自己是男同性恋但没有“出柜”)、HL(花园洗浴中心员工,1975年生,天水市人,承认自己是男同性恋但没有“出柜”)。组织除了5名核心同伴教育员外,每位核心同伴教育员还可以发展比较成熟且乐于参与对MSM人群进行行为干预行动的同伴教育员若干名。据笔者调查,同伴教育员没有核心同伴教育员

那么固定,流动性较大,最长不超过半年时间。

笔者在调查“牵手”工作组时,与L市疾控中心性艾科的马医生(L市疾控中心性艾科副科长,时任1608综合服务站工作人员,L市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项目办官员,专职负责MSM组织行为干预事宜)、李医生(L市疾控中心性艾科科长,市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项目办主管)、陈医生(L市疾控中心综合科科长,时任性艾科副科长,L市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项目办官员,专职负责MSM组织行为干预事宜)、高医生(原L市性病艾滋病协会秘书长,时任性艾科科员,L市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项目办官员,专职负责MSM组织行为干预事宜)等进行了访谈,从疾控中心的角度对“牵手”工作组的情况进行了了解。以下是笔者与马医生的访谈资料:

笔者:“马医生,请问你们与‘牵手’工作组的合作是怎么开始的?”

马医生:“2006年,因为要做全球基金项目,经我们联系他们圈子(男同性恋者)里的几个活跃积极分子,做了大量工作后,ZL最后同意我们的想法,让我们进入他的场所里先做些小范围的干预。”

笔者:“那你们之前与男同性恋人群接触过没有?”

马医生:“之前我们从来没有与男同人群接触过,甚至都不知道到哪里找到男同人群,L市肯定是有,但有多大规模,当时我们都不敢确定。”

笔者:“您觉得ZL同意你们进入场所进行干预行动,不会影响他的生意吗?”

马医生:“ZL那个人还是比较有头脑的,我们给他讲了男同人群目前感染艾滋病比率很高,需要及时给予干预,这对男同人群健康和安全是有益的。另外他也参加了几次我们主办的协调会,几个场所的业主都逐渐地接受了我们的请求。”(以上为2010年8月10日谈话资料)

在马医生的带领下,我们一起与约好的“牵手”工作组负责人暨花园洗浴中心老板ZL先生在花园洗浴中心进行了访谈。因ZL先生所经营的场所,客人们(男同性恋者)主要集中在晚上或周末来,白天和平时客人还是比较少的。下面是笔者与ZL和KH二人的谈话资料:

笔者:“Z先生您好!马医生跟您介绍了我来调查的目的吧!”

ZL:“说了说了!自从我这的‘黑房子干预’做出名堂来,来采访我的人太多了,但我有个要求就是不能公开我的名字,我家里人不知道我是那个(男同)。西北师大的几个老师也跟我约做有关心理方面的调查。”

笔者：“请放心，我的调查只限学术之用。请您介绍下参加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时的想法是怎样的？”

ZL：“当时，马医生他们通过我们男同圈子里的人打听到我经营着一个规模比较大的男同场所，我又在L市的男同圈里混的还有些知名度，他们（市疾控中心、1608综合服务站）觉得我比较符合条件，就邀请我参加了几次座谈会，会上给我们几个场所业主介绍全球基金和艾滋病的事，这么听了几次，感觉疾控中心的医生们确实也为我们这样的（男同性恋者）着想，后来就同意他们进入我的场所了。”

笔者：“您听了男同感染艾滋病的情况后，有何想法？”

ZL：“当时听他们讲全世界和全国的情况时，心里确实感觉到有巨大的震惊，之前只知道吸毒和嫖娼才得艾滋病，原来男同之间相互感染率也这么高啊！”

笔者：“您让疾控中心的医生们进入您的场所，他们都进行了哪些干预工作呢？”

ZL：“让他们进入场所，是因为李科长（李医生）他们要对我这里的全部客人（男同）进行采血，检测是否有人感染艾滋病。”

笔者：“客人（男同）们愿意让他们采血吗？”

ZL：“有些客人不太愿意，不配合，有些客人看我的面子，参加了采血。我毕竟是这的业主，说话还是管些用的。”

笔者：“那就是说，您出面协调了场所内的客人们（男同），帮疾控中心宣传预防艾滋病的危害。”

ZL：“可以这么说。”

笔者：“那次采完血后，男同圈里有些什么样的反应？或者是大家怎么议论采血的事？”

ZL：“议论有很多，有些人找我说，为什么把医生带进来，很容易暴露我们的身份啊！你ZL再这样，我就不来你这里了。还有的说，预防艾滋病是好，但医生们老来，感觉非常不舒服。总之，刚开始人们议论了一阵子。”

笔者：“您没想过会影响您的生意吗？”

ZL：“当时我还跟KH、WZL他们说呢，L市的男同常到我这来的以后还是会来，一些散客流动的不来了就不来了呗。”

笔者：“那你们怎样成立的‘牵手’工作组？”

ZL：“疾控的李科长（李医生）他们给我们讲，项目上有要求可以为成立工作组（MSM组织）的提供

经费支持，他们认为我这的条件还可以，让我考虑考虑。”

笔者：“这样岂不是好，您们自己组织人员来干预场所里的客人，客人们也不会太抵触和不适应！”

ZL：“对，有这方面的优势。但采血工作还得马医生他们做。”

笔者：“您同意成立工作组后在圈子里有什么反应？”

ZL：“圈里很快也都知道我ZL那里搞了个牵手预防艾滋病的，大部分人还都能接受。因为街上、公交车上、电视上也天天宣传预防艾滋病，人们天天听、天天见习惯了。另几家男同场所也成立了工作组，客人们上哪都得接受干预。”（以上为2010年8月10日谈话资料）

笔者在访谈间隙，参观了花园洗浴中心里的“黑房子”<sup>①</sup>，“黑房子”外墙上挂有“安全套”的红布袋，旁边还有预防艾滋病的宣传图片和警示语等。ZL先生还向笔者展示了全球基金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提供的“安全套”和“润滑剂”等行为干预装备。

笔者还与“牵手”工作组和核心同伴教育员KH先生进行访谈。

笔者：“K先生从‘牵手’工作组成立一直都在吗？”

KH：“一直在，我一直跟着ZL在花园洗浴做事。”

笔者：“您在‘牵手’工作组中都承担哪些工作？”

KH：“我的工作主要是协助ZL参与所有的干预的事，像进入黑房子里发安全套，组织男同预防艾滋病知识的同伴培训会、座谈会的会务等，很杂。”

笔者：“我看介绍上说，你们核心同伴教育员下面还发展了一些同伴教育员是吧！”

KH：“是的，核心教育员加上ZL才5个人，面对那么多客人，必须多发展一些教育员。”

笔者：“你们怎样发展同伴教育员，或者说你们遵照什么样的流程或标准来发展同伴教育员的？”

KH：“具体说按流程、标准这样文字的东西，我们还没有搞过。但是我们通过观察，一些有这方面热心的男同且经常来场所参加我们举办活动的人，是我们重点发展对象。”

笔者：“你们有多少同伴教育员？”

KH：“最多时有四五十人，少的时候也得十几二十人呢。”

笔者：“您参加1608综合服务站去场所外的干

①“黑房子”是指男男性接触者进行性行为的地方，因房间灯光昏暗，称为“黑房子”。

预活动没有?”

KH:“参加过,通常就是去老年公园那里。”

笔者:“您怎认得出对方是不是男同呢?”

KH:“我们用‘对眼神’<sup>[7]</sup>就知道是不是男同了。”

笔者:“那具体怎样干预的?”

KH:“通过对眼神找到后,就将安全套、润滑剂和宣传资料塞给他,他也明白是什么意思,这是为他好。”

笔者:“还有什么样的干预行动?”

KH:“通过在网上的同志社区进行预防艾滋病知识的宣传,另外就是对我们这里的技师<sup>②</sup>进行干预。”(以上为2010年8月10日谈话资料)

根据笔者对“牵手”工作组 ZL、KH 两位成员的访谈,试把工作组日常参与的行为干预行动图绘制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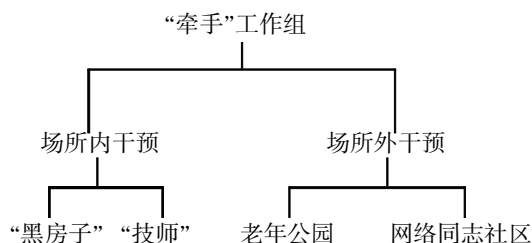


图1 “牵手”工作组行为干预工作图

为了近距离观察“牵手”工作组如何对花园洗浴中心的男同人群进行行为干预,笔者约定 ZL 先生挑一个周末晚上,男同人群较多时,前去做下访谈和民族学观察。以下为田野调查时的观察记录资料和访谈资料。

在访谈之前,ZL 先生让笔者坐在酒吧中较为偏僻的地方,这个位置正好能观察到酒吧间所有人的举动。晚上九时许,来酒吧的客人逐渐增多,据观察来者均为青年人,20~40岁不等。来的客人都互通过“眼神”寻找着自己喜欢的对象,有些客人甚至换了女装后坐在酒吧间进行交谈。

ZL 先生介绍两位经常来这里的客人进行访谈。

笔者:“请问您多久来这里一次?”

A1:“基本每周一次吧!有时候太忙了,两三周来一次也有过。”

笔者:“您来这主要目的呢?”

A1:“把平时压抑的心情缓解一下,和他们交流交流。”

笔者:“您来这发生性行为吗?”

A1:“做过几次,那是有对上眼的。”

笔者:“在那个黑房子里做吗?”

A1:“没有,我都是出去做。”

笔者:“您知道‘牵手’工作组吗?”

A1:“知道,这儿的老板搞的,还给我发过套子和预防小册子。”

笔者:“您怎么看他们的干预行动?”

A1:“ZL 搞这个挺好的,现在一些年轻的男同,非常疯狂,像去黑房子里的,对他们进行干预很有必要。”

笔者:“男同中存在对预防艾滋病知识知行分离的情况,您存在这样的情况吗?”

A1:“我个人是比较重视这方面的,另外我有家庭,不是那么随便的,上这来主要是缓解缓解,跟圈内人交流下。”

笔者:“请问您多久来这里一次?”

B1:“我主要周末来。”

笔者:“来这儿的目的是呢?”

B1:“找圈内人聊一聊。”

笔者:“您去过黑房子吗?”

B1:“去过,里面太乱了。”

笔者:“您知道‘牵手’工作组搞的艾滋病干预吗?”

B1:“知道,我都被干预过。”

笔者:“您怎样看这样的干预行动?”

B1:“干预是为大家好呗,要是谁染上了那就得传给别人了。”

在笔者访谈期间,观察到 ZL、KH 等人给一些男同(后来得知,这些人属陌生的客人第一次来花园中心,所以对他们进行了现场干预)发放安全套、润滑剂等。笔者在 ZL 工作空隙接着又聊了一会儿。

笔者:“那两个男同都说,黑房子太乱是怎么回事?”

ZL:“黑房子里一般都是年轻男同在里面做,控制不好自己的行为。所以,同伴教育员都是强行进去干预的。有时候我们的同伴教育员还被打出来。”

笔者:“那就不干预了吗?”

ZL:“干预还得干预,我和 KH、LJ 有时就进行干预,那些人一听是我的声音,还是比较听话的,这毕竟是在我的场子里嘛!”

笔者:“来这儿的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啊!”

ZL:“男同圈里的人,活着两张皮,在外边得装成平常人,来这儿了就可以把面具摘下来了,所以有

② “技师”是指从事男性间性交易的, money boy, 英文简称 MB

的表现得夸张外露些。”

笔者：“刚才那两位都说知道您搞的干预行动啊。”

ZL：“时间久了，经常来这儿的人都知道的，大家也都明白道理。来这儿的人大部分都被疾控采过血的，对我ZL还是挺支持的。像您那天采访我时那个房间，就是疾控经常采血时用的房间。”

笔者：“‘黑房子’干预要到什么时候才进行？”

ZL：“一般情况下至少都要到12点以后。”(以上为2010年8月21日访谈资料)

笔者就MSM组织参与防治艾滋病过程中，特别是在行为干预方面的行动，访谈了市疾控中心的专家们(李医生、陈医生、高医生)，以下为访谈资料：

笔者：“李医生，您认为‘牵手’工作组在行为干预行动方面效果如何？”

李医生：“我用我们曾经对黑房子干预的数据，来证明行为干预的效果。从项目开展以来，短短半年，通过对‘技师’(MB)和同伴教育员的培训；在黑房子进行干预；在黑房子设置便利可及的安全套提供袋和尝试使用不同品牌的安全套，使得进入黑房子人群的安全套使用率明显上升。项目开展前安全套的使用率25.6%(其中进入黑房子的MSM 76人，使用过的安全套回收数20个)；项目开展后的安全套使用率66.4%(其中第一次评估：进入黑房子的MSM 84人，使用过的安全套回收数56个；第二次评估，进入黑房子的MSM 58人，使用过的安全套回收数38个；平均约为66.4%)。”

笔者：“看来效果很明显的。”

李医生：“‘牵手’他们做的这个黑房子干预项目，在全国关于MSM组织行为干预行动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的。”(以上为2011年1月12日谈话资料)

笔者还与陈医生就MSM组织行为干预问题进行访谈。

笔者：“听李医生、马医生都说您是研究L市MSM人群比较权威的专家了，我想了解下MSM组织是对MSM人群最佳的干预策略吗？”

陈医生：“过奖了！MSM组织是在MSM人群基础上成立起来的民间草根组织，组织成员首先都是男同，他们对男同人群有着再熟悉不过的经验；第二，MSM组织是以场所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截止目前，全市共有3家男同洗浴中心，5家男同酒吧，全市及周边地区男同聚集的活动点就全集中在此了。所以在场所进行干预便捷、高效；第三，MSM人群普遍文化水平较高，比较容易接受MSM组织对其的干

预，当然也存在知行分离的现状。”

笔者：“对呀，MSM人群关于艾滋病预防知识的知行分离情况看来是阻碍行为干预的一道坎啊！”

陈医生：“所以要加大MSM组织建设，通过不断改进干预方法来适应知行分离的情况。这方面的探索，中国疾控中心的专家和国内的一些MSM组织正在做。”(以上为2011年1月12日谈话资料)

笔者就类似“牵手”工作组这样的民间草根组织生存发展问题与高医生进行访谈：

笔者：“高医生，类似‘牵手’工作组这样的MSM组织，以后的生存发展前景如何？”

高医生：“在我们刚开始组建的1608综合服务站，就把它定位于一个非政府机构的防艾组织，这也是全球基金项目所要求的。财务是独立核算的，人员也从社会上招聘了些，这样做就比较符合全球基金的要求，全球基金所提供的资金就直接转账到市项目办然后再转给1608综合服务站。2007年以后，国家就对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草根组织统一称为社会组织，卫生部、中国疾控中心后来发的文件上都改称为社会组织了。但是像1608综合服务站只是个临时机构，不可能永久存在，这样我们按照省疾控的要求，参照省性艾防治协会，于2009年成立了L市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协会的性质为社会组织，在L市民政局登记注册，受省性艾防治协会和市疾控中心技术指导这样一个架构。协会的成立可以起到沟通政府与像‘牵手’工作组这样的草根组织的作用，说白了就是协会下面可以下属许多参与防艾的草根组织包括‘牵手’工作组，政府或者全球基金等各种基金组织可以通过协会渠道提供资金或拨款购买草根组织的服务。”

笔者：“等于说像‘牵手’工作组这样的MSM组织以后只要继续从事防艾工作，存在下去是没有问题的。”

高医生：“是的。协会会給各类防艾草根组织提供施展本领的平台。”

综上所述的访谈资料，按照陈医生指导下将对MSM行为干预行动总结为图2所示。

#### 四、“牵手”工作组的结构与功能分析

MSM人群所固有的群体文化、行为特点和活动空间是MSM人群成为易受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桥梁人群，近些年MSM人群感染艾滋病呈快速上升趋势<sup>[8]</sup>，使得对MSM人群的防艾工作任务更加突出和更具现实紧迫性。本研究通过民族学观察和深度访谈，拟从如下方面对所调查的“牵手”工作组的功能进行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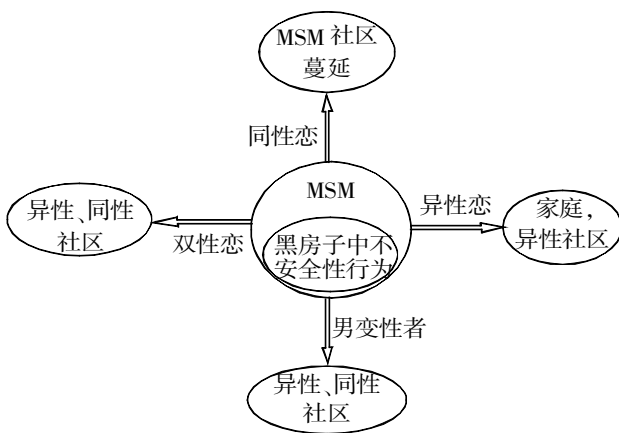


图2 MSM 行为干预行动图

MSM 组织是建立在 MSM 人群基础上的具有民间性、草根性的防艾社会组织, 所以 MSM 组织以 MSM 人群的行为文化特点和活动场所作为开展相关防艾行动的基石。在 MSM 组织参与防艾行为干预行动中, MSM 组织的内部结构包括男同圈、圈内核心人物、男同活动场所、男同网站等在对 MSM 人群的行为干预过程中发挥各自的功能, 并通过 MSM 组织这样的平台整合起来对 MSM 人群的高风险性行为采取自觉的行为干预行动。

“牵手”工作组所参与防艾行动的实践, 正是以上述四个组织结构元素发挥干预 MSM 人群的高风险性行为, 其中“黑房子”干预方法是比较有实际效用的直接行为干预方法。“黑房子”干预行动具有在 MSM 人群中进行行为干预的文化符号意义, 进行干预行动的主体为 MSM 组织的领导人或核心人物, 干预的对象为 MSM 人群, 干预的地点为 MSM 人群活动的固定场所, 干预行动的结果是阻止了 MSM 人群未经保护的性行为。主体、对象、场所、结果四个环节都是围绕 MSM 人群的亚文化特征逻辑进行的。

而“牵手”工作组在网络世界中, 对 MSM 人群的干预, 则属于行为干预的一种延伸或称为宣教干预。毕竟潜伏和隐蔽在虚拟网络世界的 MSM 人群比来到实地场所的 MSM 人群要庞大得多, 男同网站的建立和宣教干预所覆盖的 MSM 人群范围更大、更多。有研究认为, 中国特殊的现代社会结构与文化脉络, 压缩和限制了同性恋人群生存的拓展空间。新兴网络媒介虽然以其异质空间特征迎合了同性恋人群构建身份/认同的需求<sup>[9]</sup>。“牵手”工作组建立的“兰同网”的干预价值对 MSM 人群就有着不言而喻的引导、宣教意义。

结合我们对“牵手”工作组的田野调查, 对 MSM 组织参与防艾行为干预行动中的结构功能分析如下。

(一) 男同圈: 干预行动的社会网络功能

对 MSM 人群的了解以及对 MSM 社群圈亚文化的观察都离不开对男同性恋人群的了解。国内最早接触关于男同性恋内心世界的描写多来自于台湾文学家白志勇先生发表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一系列“同志”小说, 如《月梦》、《青春》、《孽子》、*Danny Boy*、*Tea for Two* 等著作, 在白的笔下将台湾男同人群的特点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如都带有“避世”的色彩, 人为地与外部世界隔离, 压抑自己内心的欲望, 无法倾诉也无人倾诉; 都有一个封闭循环的小圈子, 见不得阳光, 无法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特别是后两部著作中以男同人群与艾滋病的关系展开叙述, 呼吁社会摒弃歧视, 重视男同人群的社会弱势地位和帮助抗击艾滋病的努力。对男同性恋人群也称之为男同志、飘飘等。四川社科院王曙光博士指出: “男同性恋人群通常是多样化的群体构成, 由于在公众社会中认同困难, 群体性的身份‘隐藏’便是他们社会存在的特殊方式。”<sup>[10]</sup>

通过上述介绍, 男同人群一个普遍特点就是“避世”、“隐藏”即不将身份和自己的性取向示众。在这样一个人群亚文化圈中, 男同人群的社会交往就是极为敏感的话题, 也就是说外界不能轻易了解或与男同人群取得沟通和信任。

另一个方面男同人群的生活又是两重性的, 因其固有的性取向遭遇现有社会文化制度背景, 男同人群只好选择娶妻生子的正常生活与压抑自身偶尔“狂欢”释放的“暗夜”生活并存的生存模式。潘绥铭教授、李银河研究员、张胜康研究员、富晓星博士对此都有过细致的研究分析<sup>[11-14]</sup>。男同人群在社会主流文化中得不到认可, 只能在地下、半公开的小圈子中开展社交活动, 这也就逐渐在中国各大城市中形成了男同人群聚集的“点”, 这些“点”以公园、酒吧、澡堂、网站等形式存在着。且男同活动的“点”与周遭社会也达成了某种程度的默契, “点”只是男同人群的“特区”, 这条亚文化边界十分明显地将男同文化与主流文化分隔开来。当陌生人误入“点”内, 会很快意识到不舒服和不适应并匆忙离开, 而用“眼神”来相互交流的男同人群会很自然地识别出社群标识信息, 很快进入角色开始在“点”内释放自己压抑的情绪。

MSM 组织的主体为男同性恋人群, 男同人群以一种“类家族”的模式存在着, 一个“点”通常为一群关系非常融洽的男同人群组成, 在这个“点”上成立的 MSM 组织对在“点”内活动的 MSM 人群拥有绝对影响力和控制力。在“点”的基础上潜意识地形成“圈”, 也就是一个人群社会关系网络, 在 MSM 人群社会关系网络中, 有着清晰的层级边界和活动规范。层

级边界表现为每一个“圈”内的男同性恋者有其固定的身份地位,个体必须遵照“点”和“圈”中已形成的活动规则,且不可随意逾越。MSM组织多以“点”和“圈”内的组织者领导者,对“圈”中各色MSM人群非常熟悉,可以充当与MSM人群交流沟通的中介。

“牵手”工作组参与防艾行为干预行动就是利用了男同圈以上的亚文化特点,在其拥有的MSM人群活动的“点”和“圈”内,对所有MSM人群的高风险性行为进行直接的干预行动。“点”和“圈”的规模越大,MSM组织对MSM人群的干预行动覆盖面就越大,对防艾所起到的效果也就越大。

(二)圈内核心人物、业主/MSM组织领导人:干预行动的信任/威权功能

男同人群圈类似于一个“家族”,在“圈”内有作为“家长”的核心人物,通常为“点”的业主或创办人,在核心人物下面有多个与核心人物相处非常好的男同性恋者,以上为这个“圈”和“点”的创始人,对“圈”和“点”中任何事物和任何男同个体都可以施加影响力。

作为“家长”的核心人物或业主再兼上MSM组织的领导者的双重身份,就肩负有对“圈”和“点”中所有作为“家族成员”的MSM人群的行为规范责任。我们在与“牵手”工作组负责人ZL的访谈中,就能深切感受到他对在MSM人群中防治艾滋病行动的积极性和责任感、使命感尤为强烈。

笔者:“您怎样看待艾滋病对男同人群的威胁?”

ZL:“我觉得像我们一样的兄弟们,平时活得就不容易,让人们总觉得怪怪的,出来缓解一下与大家互动下,还有很高的危险性,命运就这样捉弄人啊。我和他们几个做起来了这个场子,看到大家来这儿娱乐、放松还是很高兴的,但我不想让兄弟们得上无法医治的病,所以抱着这样的态度,我就让卫生部门进入场子里了。”

笔者:“您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ZL:“没啥太大的目的,就是觉得自己应该去做,当你天天看到那么多年纪轻轻的孩子在你的场子里时,就觉得生命很珍贵,要帮助和提醒这些孩子珍惜生命。”

笔者:“听起来蛮伟大的!”

ZL:“这没什么的,我随省里(笔者注:甘肃省艾滋病性病防治协会)组织去香港参观的一家MSM组织,他们那里的负责人和帮忙的兄弟们比我的境界更高,我受了很大启发。”

“牵手”工作组的负责人热心参与防艾干预行动,对带动在其“点”中的MSM人群树立自觉防艾意识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干预力。MSM组织领导人

本就是活动场所的创办人,在“圈”内关系比较顺畅,其行为在MSM人群中具有指向标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威权,可以左右人群活动的规范。MSM组织领导人在MSM人群中的威权又让MSM人群产生了对其的信任和依赖作用,故MSM组织领导人出面推动防艾行为干预行动,能在MSM人群中达到积极干预效果就不是难事了。

(三)洗浴中心/酒吧:干预行动的空间功能

作为“牵手”工作组开展防艾行为干预行动的场所——花园洗浴中心,在防艾行动中发挥了干预行动的空间功能,MSM人群活动的空间代表着MSM人群亚文化的再生产。MSM人群在公共场所活动的空间分为:男同浴所,一般为寻求发生性行为方式;男同酒吧,一般是为释放心中情感交友诉说和寻找提供性服务的男性;公园、广场、公厕等,一般为低收入MSM人群寻求发生性行为的方式等。

花园洗浴中心为一个集洗浴、酒吧为一体的多功能的男同活动空间,各类MSM人群在这一“封闭”式的空间里寻求各自的需要。来到空间聚会的MSM人群一是为传达个体信息,二是获得身份认同感,而以上两点需要通过MSM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互动表现出来即交流、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单方有偿提供性服务等。

在MSM人群集中活动的空间中,“牵手”工作组更能贴近于MSM人群的亚文化特点开展针对性强的行为干预、健康宣传、同伴教育、外展干预、心理支持、配合卫生疾控部门的VCT验血工作等。在空间中所进行的任何防艾干预行动都比在其他场所让MSM人群容易从心理层面接受,如“牵手”工作组对场所内提供有偿性服务的“技师”长期进行性行为保护措施的宣教并配合疾控部门对其每月进行验血检测工作;对在“黑房子”的MSM人群发生性行为的直接干预;定期组织“点”内的男同人群参加防艾健康宣传的活动和游戏,与男同人群交流谈心;在“圈”中发展MSM组织同伴教育员,特别是对新进入“圈”的年轻男同人群中发展同伴教育员,通过个体向个体传递防艾健康知识在青年男同人群中达到干预效果。

“牵手”工作组所在的花园洗浴中心还在对空间的内部布置方面,结合防艾行为干预有许多思考和创新。如在场所内显著地方都标识有防艾宣传画;在“黑房子”外悬挂有供免费取用的安全套和润滑液的红色布袋;在酒吧吧台放置有免费取用的防艾宣传册和安全套等物品。以上标语和物品的设置是对在空间中活动的MSM人群进行引导式的干预,时刻



提示要爱护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此外“牵手”工作组组织的一系列 MSM 人群活动也主要在空间中完成,如邀请疾控部门专家向 MSM 人群的健康知识讲解、工作组自行举办的防艾知识有奖问答活动、同伴教育员谈心活动等。

综上所述,洗浴中心/酒吧这一 MSM 人群代表性亚文化活动的场所,已具有了进行干预行动的空间功能,将防艾干预行动融入到了空间的每一个角落。

#### (四)男同网站:干预行动的虚拟网络外延功能

随着虚拟网络世界的兴起,男同人群通过互联网交流趋势日益盛行。互联网高效、方便、虚拟的特征适合了男同人群的亚文化特点,男同网站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且在男同圈家喻户晓。男同人群通常都会在互联网中轻松查找到所处城市的男同人群情况,并在专门“同志”网站中进一步与其他“同志”交流以及相约见面等。互联网这一中介手段在男同人群中特别是青年男同人群中被广泛采用,青年男同人群处于性活跃期,对男男发生性接触的自我保护知识和措施还比较淡薄,这就需要在一些受欢迎的男同网站上进行专门的宣传干预行动,利于男同人群在互动过程中树立自觉的保护意识。

“牵手”工作组针对 L 市男同人群的防艾工作,在市疾控中心和有关国家卫生项目资助下,建设起了名为“兰同网”的专门网站。“兰同网”主要面向男同人群,网站内容涉及圈内动态、健康知识、域外传真、预防艾滋病传播等主要内容。“兰同网”还与 L 市几家著名同志网站互为链接地址,将“兰同网”的影响力逐步在圈子中扩大,目的是将相关有价值的、最新的预防艾滋病知识及时传递给每一位男同。

“兰同网”由专业的网站设计公司参与设计,由“牵手”工作组和 L 市“1608”服务站的志愿者共同维护。维护的内容包括:最新的有关艾滋病的政策、法规信息,兄弟城市男同圈新闻、国外男同动态新闻、L 市疾控中心所提供的相关咨询服务等。就“兰同网”建立和运行情况与市疾控中心的陈医师和“牵手”工作组的 ZL 的访谈内容如下:

笔者:“兰同网建立的初衷和运行效果您怎么评价?”

陈医师:“建设这个网站一是全球基金项目要求并提供经费,二是国内在 MSM 人群干预经验的基础上普遍的一种做法。”

笔者:“效果怎样?”

陈医生:“据我们市疾控组织对全市 MSM 人群的调查问卷所反映的情况来判断,网站目前在人群中有一定影响力,还需逐步提高网站的吸引力。”

笔者:“请问您亲自维护过网站吗?”

ZL:“没有,我们牵手里有两个懂电脑的小弟在维护。我只是提出一些建议。”

笔者:“您认为网站能起到多大的影响力在圈内?”

ZL:“我觉得还是影响力很大,来我这儿的男同大部分都知道有这样一个网站。而且现在的年轻人都懂上网,他们会很容易找到我们的网站。”

从调查中发现,男同人群通过互联网获取人群信息和防艾知识的途径和渠道是相互叠加的,个体男同在寻找人群信息时也同步能查找到一些有用的防艾知识,而互联网这种形式可以更好地提高个体男同对防艾知识的接受和认同度,比通过单纯传统一对一说教方式的干预更能符合男同人群心理认可度。

## 五、余 论

原载于美国《外交事务》杂志 Foreign Affairs 2002 年 3/4 月号的一篇由美国著名智库若干专家共同撰写的 HIV/AIDS Crisis in China 文章指出:“艾滋病病毒在中国的另一个传播方式是同性性行为,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有人估计,中国男性同性恋者人数占男性总人口数的 5%~7%。随着中国变得日益自由,同性恋者正更加自由地活动和更大程度地被容忍。不幸的是,这种容忍可能有利于艾滋病的传播。如果这意味着中国的同性恋群体可以不再被迫处于地下状态,那么,相关的预防工作和治疗项目可能应当马上抵达这个易感群体。”<sup>[15]</sup>

十年前的上述文章片段中所提到的 MSM 人群感染艾滋病和相关预防工作,正在当下的中国进行着。MSM 人群亚文化的特点决定了对其行为干预只能选择更符合 MSM 人群特点的干预方式和方法,基于此,MSM 组织在各地得以迅速建立并在行为干预、宣传教育等实际行动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本项研究所观察的 MSM 组织——L 市“牵手”工作组在防艾行为干预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防治优势以及取得的效果说明,掌握了亚文化群体的亚文化特征,并以亚文化特征为预防工作突破口,成立亚文化群体社会组织开展相关干预行动是对 MSM 人群最佳的干预方式。

布迪厄(Bourdieu)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者潜在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与一个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有关。关系网络创造了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有价值的资源。”博特(Burt)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行为者从社会关系网络中所获得的一种资源。”福山(Fukuyama)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有助于两个或

更多个体之间相互合作。是一种非正式规范。构成社会资本的规范必须能够促进群体内的合作。”MSM人群是以男同性恋“圈”为人群活动的场域的,而男同性恋“圈”的结构体系又类似“家族”式结构,有“家长”和“家族成员”,在“家族”中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家长”处于领导核心位置,对“家族”内的“成员”有一定的规范和控制作用,可以决定“成员”能否加入“圈”内。基于此特点,在“类家族”的男同性恋“圈”内成立MSM组织——“牵手”工作组,利用“圈”内规则对MSM人群的高风险性行为进行干预,保证了“圈”内MSM人群的生命健康,解决了预防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问题。符合布迪厄所说的“关系网络创造了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有价值的资源。”

“牵手”工作组进行行为干预行动的逻辑在于男同性恋人群所形成的亚文化,以及亚文化的生产者——男同性恋“圈”,在这样一个亚文化特征明显的关系网络中,MSM人群遵从“圈”内的防艾规范是每一位MSM必须做到的。

#### 参考文献

- [1] 全球基金称已与中方就冻结对华援助达成协议[N]. 羊城晚报,2011-05-31(A6)
- [2] 我国加强全球基金项目管理 社会组织参与度达一致[EB/OL]. [2011-06-01].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6/01/c\\_121484636.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6/01/c_121484636.htm)
- [3] 抗艾:政府和社会组织需要更好合作[N]. 健康报,2011-05-31(A1)
- [4] 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疾病防治卫生部将开展全球基金项目督查[N]. 健康报,2011-06-01(A1)
- [5] 刘晓芳. “牵手”同性恋人群 驻守防艾阵地[N]. 兰州日报,2009-11-30(A6)
- [6] 王晴锋. 认同而不“出柜”——同性恋者生存现状的调查研究[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142-153
- [7] 富晓星. 空间、文化与表演:沈阳同性恋群体的人类学观察[D].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9
- [8] 陈继军. 兰州市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流行病学调查分析[J]. 中国艾滋病性病,2009(2):190
- [9] 赵万智. 存“异”求“同”:北京男性“同性恋”人群文化的描述、理解和阐释[D].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1
- [10] 王曙光. 男同性恋艾滋病预防的信息扩散与行为改变的成功实践[R]. 2013
- [11] 张胜康. 男—男性关系人群现状分析——关于艾滋病传播的社会干预研究[J]. 青年探索,2003(3):22-24
- [12] 潘绥铭,吴宗健. 中国男同性恋者社交中的艾滋病风险[J]. 浙江学刊,1994(5):66-69
- [13] 潘绥铭. 中国男同性恋社交中的性关系[J]. 青年研究,1993(12):32-35
- [14] 李银河. 北京地区男同性恋社群状况调查[J]. 青年研究,1992(10-11):43-47,36-41
- [15] 中国的艾滋病危机[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14

## Participation and action: from the Chinese social organizations of AIDS prevention anthropology research

——A MSM as an example in L city

Zhang Ni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In the “The leadership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he whole society to participate in” Chinese characteristic anti-AIDS work mechanism, as edge specific populations and the unique role in folk grassroots social organization has shown positive effects.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L city social organization——MSM organization to participate in AID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practice on the basis of field investigation,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of MSM internal structure function as well as how to use organizational capital to participate in AID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ct.

**Key words:** behavior intervention; MSM; AIDS; participation; action